

傳說取裁十

大正續

冊	架	函	號	類
一	二	二	八	漢
一	二	二	三	書
一	二	二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一	二	二	八	漢
一	二	二	三	書
一	二	二	八	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8
冊數	11 (9)
函號	273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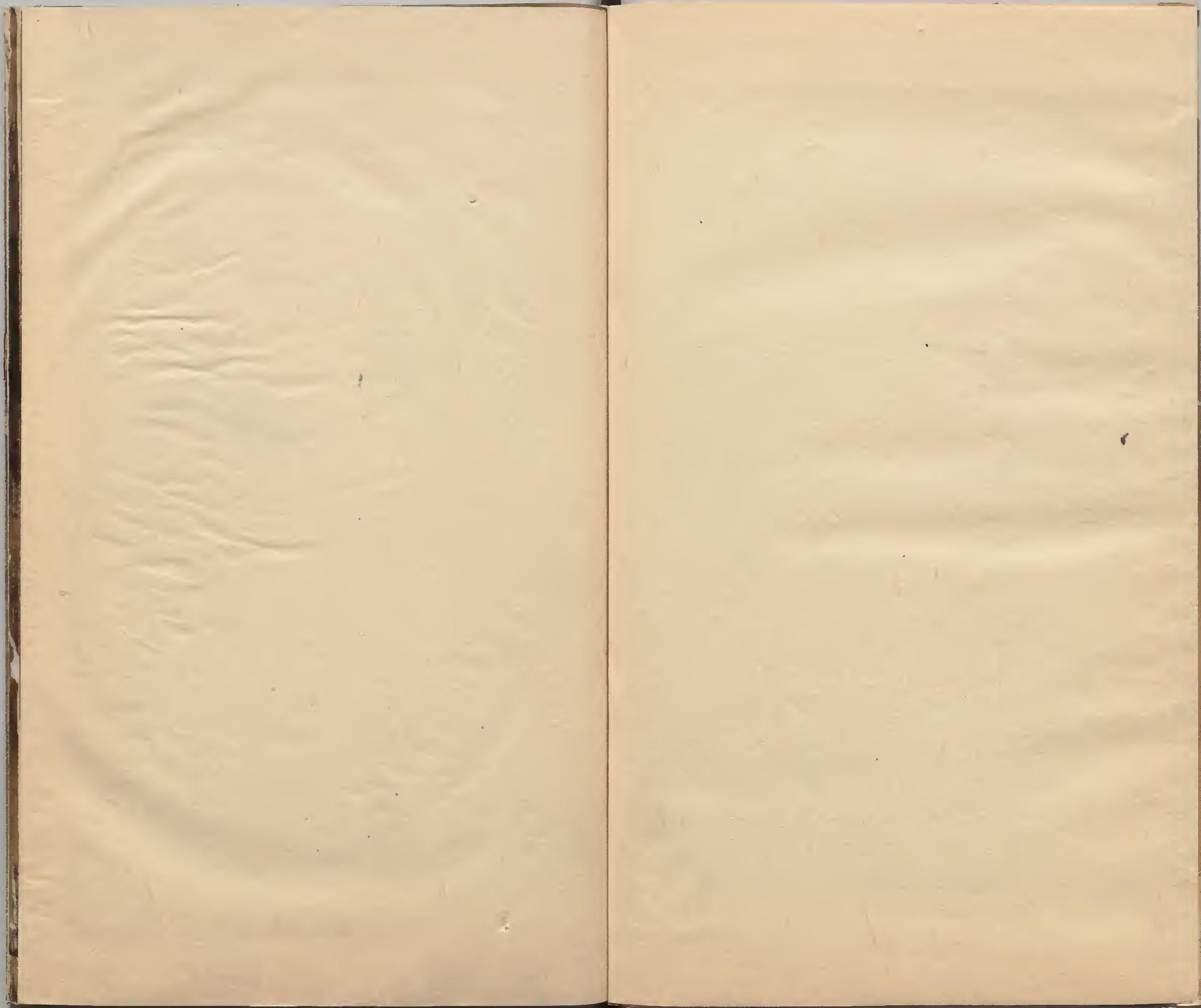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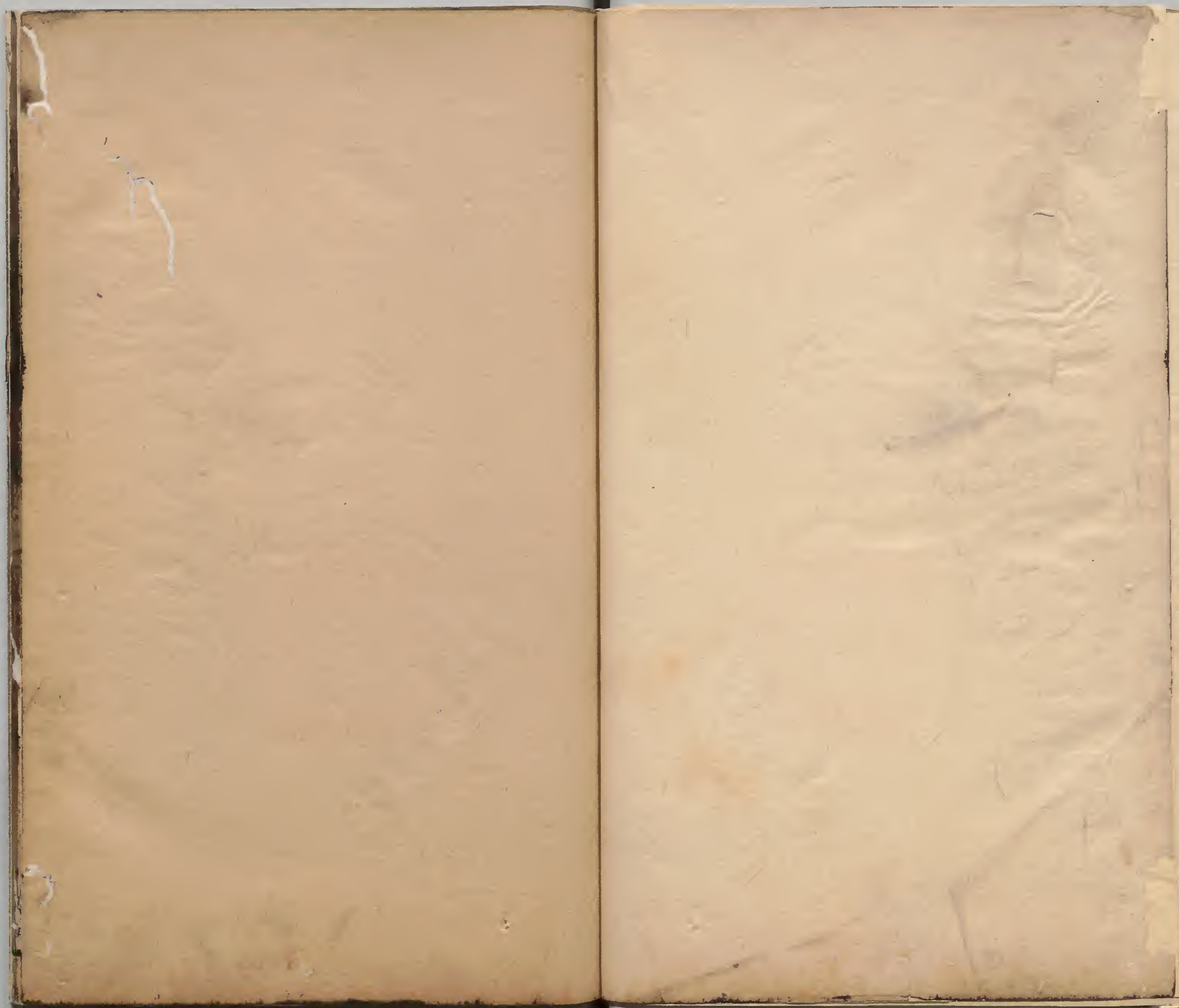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續卷之十

淺草文庫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考補石本磨滅僅可辨者十四字。

傳曰宣王中興而大正續焉。

中興而大正續
六字原缺

說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

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

正非也

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

卷之十

王克

書館

藏書

十

傳曰

○○○○高○○○○

○○伯也韓奕○○○○○漢

○○○

○○○也 共缺三十三字

所測曰。按傳目錄。載大正續。可讀者凡四篇。今考雲
以下。惟韓奕之名為明。而崧高漢平。尚可因其字
之存者。會之以意。果四篇也。及讀魯詩世學。大正考
補云。續大正六篇。則烝民常武。在缺文中。幸有申公
詩說。補其殘闕焉。

雲漢

傳

文缺

說曰。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通評曰。王曰於乎。許多憂恐。在此四字。內首章言索
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旱如故也。二章言天地
祖宗之祭。一時並舉。而旱如故也。三章言旱之可畏。
四章望採於親。五章望採於天。六章曰得無有以致
之與。祈年孔夙矣。方社不莫矣。至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有自反意。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庶正以下。靡
不盡心修採矣。八章何求為我。妙入。言蓋天心未

回而修省不已。未有不感應者也。

非仰昊天

詩測曰。序謂仍叔美宣王。而說云。史籀通篇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十字。是作詩者所言。自於乎以下。皆王呼號之詞。而詩人述之。述之乃所以爲美也。今考其篇中。或呼后稷。或呼上帝。或呼昊天。上帝。或呼羣公先正。或呼父母先祖。或呼大夫君子。其憂傷迫切。若無所告。而無所不告爾。首章寧莫我聽。次章寧丁我躬。五章寧俾我遯。寧字似俱不可以何字訓。

卽此一字之中。見其有許多不平之氣。若曰旱之不免。寧使我如此也。觀第四章。胡寧忍予。第六章。胡寧瘖我。以旱以胡寧二字併用。此亦一據。首章何辜今之人。及六章。僭不知其故。乃反求諸已。哀矜惻怛。不能自己之誠。此消災弭禍之本。所謂側身修行也。

圭璧旣卒。謂少而易竭。未穩當。按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報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則以祀山川。又按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此卒者。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

六帖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與燼通用。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無災而病人也。索廢祀曰舉。修常祀曰宗。寧丁我躬。依註。或曰解更妙。廟祀索之莫應。常祀修之莫應。則旱不可推而去矣。如霆如雷。言已之兢業。常如雷霆震於其上也。二遺字相照。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乎。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乎。

云我無所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懋。大命近止。還合天下人之命言。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卽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胡寧忍予。恰像親亦棄之者。狀當有責躬意。在此是哀辭。不是怨辭。

疏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

如焚即易之焚如如熏即易之熏心寧俾我遯遯字

與不能奮飛同意若曰使我遯去或者召災之人不

在而天災可免矣黽勉畏去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

去以避賢者路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

義故黽勉以求濟斯難畏不敢去也

孟春祈穀於上帝方社於此而舉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方社亦於此而舉有先時之戒故曰孔夙無後時

之愆故曰不莫天宗日月星辰也此皆平日事即此

是敬恭也悔怒指早就天言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

不無必有其故矣勿涉怨懟語

詩測曰散無友紀者友紀朋友之紀也既醉曰朋友

攸攝嘉樂曰燕及朋友人人以救旱爲急而官職之

崇卑體統之上下皆散漫而不暇綱維非散無友紀

乎鞫精神窮竭疾形體勞瘁也靡人不周周字是周

救無不至意各効其職有同心也無不能止各殫其

力有盡心意云如何里里人所居止賴籍也旱不去

則不得其居何所賴籍今里巷鄉里之云義得諸此

有嘒其星依朕雲漢之昭回。無棄爾成。無棄其昭格。無羸者也。何求為我。言既以一人失德之故。仰于帝怒。以愁苦百姓。豈敢復以一人勞悴之故。俯冀憐憫。以煩苦諸大夫。故曰以戾庶正。篇中三呼昊天上帝。瞻仰昊天。兩呼先正先祖。一呼父母。情極勢迫。狀竟不克不臨。不助不聞。似乎忍予。惟是呼我庶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并平日敬恭。畢今日昭格。或者彗星澹曜。雲漢迴光。旱魃潛妖。山川潤色。救此無辜之民歟。是王之兢業一念。即灑下土以甘露也。何畏乎蘊隆。

崧高

傳文缺

說曰。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通評曰。首章原受封之始。維周之翰三句。是平日事。次章述封謝之意。三章述封謝之命。四章謝成而遣之。五章遣而期之。一則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蓋謝近於荆。荆與楚連。舊常表裏為

江淮之患。謝居荆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此詩人言外意。王錫申伯。異數也。六章親餞。亦異數也。七章預言其入謝事也。八章以贈申伯四字。極重。詩之孔碩。風之肆好。皆根於此。有是人而後有是詩也。

詩測曰。崧高通用。崧高維嶽者。謂崧高卽中嶽也。唐虞止有四嶽。至周相洛營都。其時遂有五嶽。四瀆九鎮。卽有五嶽之祭。武王時邁。五嶽四瀆之屬。已望而祭之。以嵩爲中嶽。似亦不謬。

雖嶽降神。生甫及申。降之云者。世否則神升。世泰則神降。精凝則人升。而爲神。光迴則神又降。而爲人。蓋魄降則形滯。神降則機靈。運降則時蒙。神降則氣躍。六帖曰。及甫及字。有濟美之意。甫在前而曰及甫。如乃及王季之及也。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發祥爲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鍾爲申伯。維周之翰。總稱申伯之詞。照下良翰看。蕃宣是維翰。中二事。四國以諸侯言。蕃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民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暨之澤。

傳意曰。申伯先世嘗爲四岳總領諸侯其事也。王今嘉申伯之功。亦使之繼世爲諸侯。以率乃祖之攸行。置邑於南土之謝。使南邦諸侯。凡在總領中者。皆以其翰蕃宣而爲法式。式正是續中事也。王命二句。承于邑于謝來。司空召伯世職。故命名召伯定之。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該宗廟宮室城廓之類。功正是翰蕃宣之功。四章之功。方指營謝。世世常其其功。卽世世續事於無窮矣。

三章王命申伯。詩人叙詞。式是三句。述王命之之詞也。徹土田兩段。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制國以經野爲先。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就國。以有家爲先。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鄭箋曰。徹治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六帖曰。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俶。非未就之說。寢廟旣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按巾車金路鈎樊膺。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躡躡鈎膺濯濯。彰異數也。故五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錫圭不得

與分土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介圭卽諸侯之瑞圭上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守之箋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按此近字卽其字也古文其字從辵從兀俗誤改兀爲斤遂作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近時說者以爲申伯辭王而行也豈不可笑

詩測曰申伯信邁者從岐周而邁也以王此時適省視岐周而申伯爲卿與王同在岐周也王餞于郿者亦從岐周而餞也若從鎬而餞則道不經郿矣申伯還南謝于誠歸者自岐而郿復還于南經鎬而入謝蓋受命文王之廟以行也按輿地以謝而言岐周最在東北稍東則爲郿又東則爲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今南陽鄧州地方也申本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謝故云朕今南陽有申城東百里許又有謝城其地皆相近云

六帖曰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卽伯亦不能舍王惟其勢不得已故黽勉辭去以信誠二字寫出眷

戀不舍之意。可謂鬼神於文者矣。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傳意曰。番番精神奮勵。風度振飭之意。嚴氏云。番番耆艾之狀。秦誓以膂力旣愆爲番番。毛傳曰。嘽嘽喜樂也。箋曰。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副墨曰。周邦指京師一帶人言。汝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蕃宣維翰卜之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

人。根本所繇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已。王之元舅二句。雖有親賢。意不平。文武是憲。不可說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只渾說其文武之全才。爲憲於天下。

柔惠且直且字。見兼濟之妙。凡柔順者多患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揉者靡弄之使和調也。萬邦就申伯所總領言。四國四方之國。皆本其在朝爲卿士言。傳意曰。卽詩而歌於工爲誦。誦之詞則爲詩。以賦諸篇什言。詩之聲則爲風。以形諸咏嘆。足以感人言。孔

碩者。體製之恢弘。規模之廣大。有係於天下國家也。肆好者。謂其音節之妙。聲氣之和。聞之者莫不鼓舞。激揚也。肆訓。遂亦有意。蓋聲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以贈申伯。見作者非溢美。受者非冒當也。使其人本不足美。謬爲鋪張揚厲。雖善作者。亦安能使之碩且好乎。便見申伯之德所致。非自誇其文也。若曰所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愧色。則作者之非過情可知。於戲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他日戍申及甫。煩周之翰矣。豈嶽之神。杳杳乎上返于天乎。噫。

烝民

傳
文缺

說曰。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詩評曰。有物有則。微甚。看詩人說理之妙如此。烝嘉維則。德懿故烝嘉。有則斯維則也。愛莫助之妙境。正極言舉之易。不茹不吐。是謂烝嘉。穆如清風。言其來有漸。而其去無窮。亦本仲山甫來。

詩測曰。首章物則語。不必入孟子性善之意。彼斷章。

取義非作詩本旨也。

六帖曰。此詩以美山甫之德爲主。懿德卽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卽是好山甫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於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盡職待人事。君皆德之內事也。而結之以德。輔如毛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懿德相應。贊頌旣畢。然後插入本事故。以末二章終焉。凡雅頌皆出一時如椽之筆。春容大雅。結構關捩。種種具足。正當考其條理。玩其脈絡。尋其事情。以會其旨意。拘攣牽合。最

害於義。不可不戒也。首明山甫異於凡民。故五章六章再言人亦有言。言凡民皆然。山甫獨不然也。若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乃發明山甫之同於凡民耳。豈詩人立言之意耶。又如韓詩外傳。雖爲詩傳全與詩意無干。蓋皆假以立言。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爲詩人之旨耳。

則者準則也。皇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夔常也。書所謂恒性是也。夔而言秉者。真西山所謂渾狀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

詩經傳疏表 卷之十
三
狀是也。

柔嘉維則則字。卽上有則之則。言柔之嘉處。乃其則也。柔非其則。卽不得爲嘉。柔而不嘉。只爲非其則。蓋躁根而靜銷之。戾端而恬化之。柔當如是。山甫恰恰如是。是文明柔順之柔也。和不內傷。而則無內減矣。是徽柔懿恭之柔也。情不外競。而則無外溢矣。中自然之節。協天然之矩。其皇極中之柔克。大道中之致柔乎。

傳意曰。威儀與令儀之儀雖同。但令主著見。德之符也。力主操攝。德之修也。力者。以志帥氣。以神馭官。非着力矜持之謂。

六帖曰。天子是若二句。要體認在德上。莫講似事業。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運量。何以布天子之德意。王躬是保。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者。天子之身。有德則易以安。四方爰發者。如遂視旣發之發。駿發爾私之發。明發之發。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王期之如此。不作感人說。

言結傳讀取表
卷之十
明於理。總統說。察於事。就纖悉上說。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差。便是保身。與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古人心安理順。卽遇患害。可謂非保身乎。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楊子法言。明哲煌煌。旁燭無彊。遜於不虞。以保天命。

五六章俱本柔嘉維則來。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山甫不然。正其懿德異於凡民。終首章之意。心誠愛之。而恨無以助之。正是愛之深處。此語形容好德之誠。最爲親切。可謂模寫入神。不知濡毫染牘之際。

何緣得此句法神品。

詩測曰。末二章說山甫靡及之懷。而四牡兩句。一連三疊。易得混雜。却須安得清楚。大意謂山甫出祖之時。四牡已業業矣。征夫已捷捷矣。而每懷靡及者。何也。蓋以是役也。四牡之彭彭。非漫驅也。八鸞之鏘鏘。非徒策也。乃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任有不易勝者也。今日駕言徂東。吾見其四牡騤騤矣。八鸞喑喑矣。而知仲山甫徂齊。式遙其歸。東方之城無難爲者。亦無庸靡及之懷爲也。是以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特

言經傳詩賦卷之十
十四
爲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焉耳。唐詩云。暫到蜀城應
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六帖曰。每懷靡及。仲山甫永懷。說者皆以城齊之事
爲言。夫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
也。而謂所懷止於是。則大不然。此詩首言保茲天子。
下文又云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一
旦去君遠行。不得朝夕納誨。能無有所不及乎。顧瞻
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思乎。故山甫之城齊。而
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所以諷
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
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安得不
深致意哉。遯歸之語。其旨深矣。

毛傳曰。捷捷言樂事也。鄭箋曰。懷私爲每懷。仲山甫
祀輒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
甫則戒之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
留。將無所及於事。

按誦者頌也。此詩隸乎雅而題之曰誦。取其從容漸
被。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矣。故

風者雅頌之妙也。城齊雖重役，豈無幹臣可遣？必撤全才，重望之山甫。宣王此舉，似失輕重。乃揚厲之中，微寓諷規。吉甫之誦，真如清風矣。

韓奕

傳文缺

說曰：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詩評曰：全詩之意已盡於首章，後皆點綴耳。五章借蹶父相攸，韓姑燕譽，形容韓地之富饒，文章映帶之妙。周衰，侯不覲久矣。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典之意。

六帖曰：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夫將言韓侯先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初也。

鄭箋曰：禹治梁山，除水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命為侯伯。

詩測曰：幹不庭方，即之屏之翰，戎有良翰之謂，以正

訓幹者。其實正不可以訓幹。惟幹乃正。其說詳見文
王篇。謂幹不庭方。乃以佐戎辟。若謂有不來庭之諸
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不協經文矣。不庭方猶易比辭
不方也。首章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受賜是二事。故各
推本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周官典瑞。五等
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
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錫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
執瑁。冒之。冒與圭合則無偽。綏章之綏。音綏。綏者垂
也。卽冠綏之綏。冠綏謂結纓領下以固冠。其結之餘

者。散而下垂也。此之謂綏章者。注旄羽于旗干之上
曰綏。以章別貴賤。曰章。乃旗旄下垂。以爲貴賤之表
章者。卽干旄之旄也。鞞鞞二句。一申車。一申馬也。疏
云。金路無錫有鈎。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鈎膺必金
路也。而得用錫者。或特賜之。

副墨曰。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虽然。纏搯言搯之
非一處。搯與厄同

六帖曰。顯父之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
外。特有贈行之義。亦殊典也。陸機疏曰。筍。竹萌也。皆

四月生。惟巴蜀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莢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鄭箋曰。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于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人覲親。迎事與時會。故詩人及之。蹶父為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似不是返國後事。但此詩本因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

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

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

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可牽強。

顯者。顯蹶氏之光也。祁祁。以行動則徐。以態度則靚。

爛者。爛韓氏之門也。承諸娣看。迎曰百兩。迎以邦君

之禮。從曰諸娣。送以夫人之禮。亦關着始受命為諸

侯。婚禮有曲顧。男下女也。毛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

詩故云。韓之先。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時。錫命為

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

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左傳邠晉應韓武之穆也。韓之建國當在成王時。

副墨曰。墉壑以固疆圉。畝籍以修田賦。貢獻以處歲事。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久。便有名而無實矣。

詩測曰。貌白狐也。毛甚深溫厚。所謂狐白裘是也。豹有二色。白豹不如赤豹之美也。熊亦然。赤熊不如黃熊之美也。

江漢

傳文缺

說曰。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說通曰。首章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即不言戰伐。未必不戰而屈也。二章經營則兵威已定。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故曰告成于王。四方。淮夷之四方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仍屬命辭。五章之拜。稽首岐周廟也。六章之拜。稽首召公廟也。明明天子四句。與天子萬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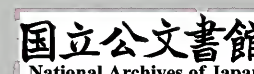
通作勒廟器之詞大有理

序亦以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揆亂命召穆公平淮夷。按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南夷也。若在淮北。江漢非繇入之路矣。常武所伐北夷也。若在淮南。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副墨云。首節一言順流而下。一言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叙之。求者。求得其渠魁也。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竊據。故欲陳兵而討之。

六帖曰。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經營四方者。經營附近淮夷。四方之叛國。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同惡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獨淮夷而已。王國視四方為交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王心視羣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此不易之說。切不可以四方句總起。王心句總收。甚非詩理。

鄭箋曰。克勝則傳遽告功于王。



詩經傳疏 卷之十一
詩測曰。式辟四方六句。俱屬命辭。接下章來句來宣之命。文勢極順。况于疆于理。與徹我疆土。一連話而至于南海。與王國來極。更呼應有情。蓋既下疆理之命。使定賦悉準于中邦。辟土且盡於南海。復下句宣之命。使徧循行于江漢之間。布王政於江漢之民。此解最確。

時解肇敏戎公肇開闢也。惟肇乃能式闢也。肇蠻髦以冠裳。肇荆棘以耕牧。肇反側為賡歌。肇侵漁為則壤。敏神速也。帷幄通於神鬼。而決策敏盪滌驚於風雨。而撥亂敏料筭幻於天淵。而觀變敏指定旋於呼吸。而運猷敏。故用錫爾祉。如下章所云。

六帖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則賞非宣王之賞。是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公也。情莫大於及人之親。義莫深於自其親以及人之親。如此寵異。真不世之遇也。

對揚王休。對者不墮君命。揚者不隱君賜也。又卽對越之對。祖考臨之於上。孫子承之於下。故曰對天子萬壽。是祝詞。勒於策命後。與上天子萬年。口呼者不

詩經傳疏 卷之十
同蓋君王一日之賜已垂百世而流光祖宗血食之榮又共山河以作礪矣

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勸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

明明天子四句若謂今日受恩爲淮夷耳夫使亂而有功何如治於未亂乎使自臣而襄亂何如自君而弭亂乎故又進以矢文德以洽四國云

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實武節颺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

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詩心印曰國家興師以禦侮兼䟽附人臣報主以繩武爲酬知今淮夷之倡亂也召虎奉命以徂征吾見江漢浮浮水盛而流矣武夫滔滔順流而下矣匪安匪遊也爲淮夷來求也旣出我車已啓行矣旣設我旟已前指矣匪安匪舒也爲淮夷來鋪也旣而江漢湯湯若靜其波焉武夫洸洸咸奮其勇焉以之經營四方運籌決勝矣有不告成于王而奏捷者乎四方旣平王國庶定外輯而內寧矣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下安而上適矣。斯時也。召虎方在江漢之滸。命虎無歸。汝其式闡四方。徹我疆土。又自諭已意。以爲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而止。庶淮夷之四方。無不闡矣。朕王之命。虎詎止於疆理已耶。命其來旬。來宣於此。尤有諄諄焉者。曰。管我祖文武受命。有如爾祖。召公其人者。乃維翰焉。今爾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當爾祖召公之是似。况此闡土徹疆之功。果何功也耶。乃戎公也。自爾以前。未有能成之者。爾能肇之。且又不曠日持久而敏焉。我當用錫爾祉也。王命如此。而召虎果能肇敏其功。歸而奏凱。王錫之祉。何如。觀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之曰。天子萬年。夫錫山土田。不敢遽錫。必告于文人。告文人。又必賜酒以祭。告併賜其所以酌酒者。又必于岐周。又必于岐周。自召祖受命之處。其錫爾祉。爲何如之異數也。召虎旣拜稽首。以受策命矣。又拜稽首。對揚王之休。何以揚之。作召公考。銘諸不朽。又勒於後。曰。天子萬壽。時召虎祝願之。

私猶有不能盡者。若曰：是役也，明明天子，誠有令聞矣。尚勉之於不已，其威武誠加於四國矣。特平耳。未洽也。尚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庶久安而長治乎。夫君擇將以用武，將規君以崇文，文武並濟，臣主享壽祉之祿，忠孝世篤，國家受平寧之福，真中興之盛也。與。

常武

傳文缺

說曰：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賦也。

通評曰：曰既敬既戒，又曰不留不處，蓋驕兵誨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明已不得已之義也。省此徐土句有體，如飛如翰，數句非知兵者不能寫。通篇歸功夫子，故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

詩測曰：此詩以常武名篇，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也。制勝之本在率彼淮浦二句，夫伐徐何以率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則淮者固徐夷出沒之地，常遁逃藏匿，以為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搗順。



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不難於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卽已定策於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濱。則曰截彼淮浦。彼徐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爲王猶之允塞也。又按淮南之役。命一召虎而止。此乃自將。自將未已。又必正副之將。若此張皇者何也。周都豐鎬。淮徐最遠。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成王初年。伯禽就封徐州之夷。卽已率淮以叛。而周之費經理於此。不爲不勤。成康沒。周道衰。夷厲以來。夷益不守。則徐之無周其積玩也。

按周自夷厲之後。宣王赫朕中興。一伐玁狁。再威蠻。勦三平淮南。庶幾乎一伸中國之氣。而蠢爾之徐。尚背叛如此。其爲四方釁孽。豈小小哉。非出全力。不能蕩平。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荒之遠。正副之將。必諄諄以命之也。

六帖曰。赫赫明明。見王命之重大光顯也。南仲太祖。稱世功。欲其繼美也。太師皇父。叙位望。欲其盡職也。整師是兵數。比行伍。定初分。修戎是兵政。選車馬。精

器械整師修戎而不敬戒。非以放肆而妄屠戮。卽以慢易而貽毒痛。豈南國之惠哉。必旣敬旣戒。而後南國方受惠也。

內史傳王策命。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使進退有方也。淮浦原近徐土。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爲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辜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謂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還。卽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三農高原下隰平地。皆指淮浦之農也。孫子云。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

三章言先聲已奪徐之氣。赫赫威靈光顯也。業業氣勢昌盛也。匪紹匪遊。師行之節制也。徐方之人。已絡繹騷動。而王舒保作者。震驚乎徐方。如雷霆作於其上。皆有摧擊之虞。徐方固如此。其震驚也。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如震如怒。古如而字通用。此與如輕如軒句一例。是章言不戰已屈徐之兵。王武旣奮。臣虎而虓。鋪敦於淮濱。而淮濱之旅無容。

醜虜之逃。絕截於淮浦。而淮浦之濱。盡爲王師之所。彼徐方者。豈有與之爲敵哉。考字義海邊曰浦。水際曰濱。仍頻也。仍執云者。言王師之執醜虜者。頻仍而至也。闕如虢。虎埤雅云。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匪紹字。鄭箋曰。紹。緩也。

如飛如翰。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後人發。先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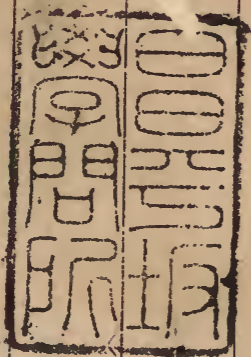
綿綿翼翼。紀律明也。不測不克。智勇備也。

副壘曰。王旅。嗶嗶。一句是冒。矯捷如飛翰。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衆多如江漢。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靜翁如山而堅。不可撼。則敵何以攻。動闕如流而銳。不可當。則敵何以守。部伍聯屬而前後相襲。則綿綿狀。行隊整齊而左右相隸。則翼翼狀。奇正互發。分合無常。機深故不測。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勢強故不克。濯征者。洗滌其穢。汚咸與維新也。

新解王猶允塞。允如文武之止。信成孚塞。如文武之亦保遵晦。蓋以君子之允爲大成之允。以有聞無聲之塞爲赫聲濯靈之塞也。

詩測曰徐方既來向背叛而今歸附也徐方既同向
渙散而今集服也夫淮夷叛渙四方所以不平今來
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而既平四方既平則徐方
不特既來且易不庭以來庭而稽首稱臣矣不特既
同且改逆命以從命而中心不回矣王曰旋歸不留
不處真天子之功哉

按兵書云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
大雅言文若臨衝篇言武若牧野篇皆畧述武事耳
常武言宣則極其鋪張揚厲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
下尚威論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誇盛世中與象
象故自瞭朕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終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

終

